厚齋易學

六

詳校官侍郎臣劉躍雲

通政使司副使臣莫瞻菉覆勘

欽定四庫全書

厚齋易學卷九

易輯傳第五

經上篇小畜履

宋 馮椅 撰

䷈ 乾下巽上

小畜

正義曰陽之上升陰能畜之

趙氏曰三陽方長而六四居上卦之下以限隔之

下三陽不得以進于上而上之二陽不得以接乎
下此其所以能高明陽也
程正叔曰巽陰也其體柔伏唯能以巽入柔其剛
健非能力制之也
林慎徵曰實不能以容實虛則能之剛不能以受
剛柔則能之
案乾陽之尊非在下之物其在下勢必上復然上
卦遇坤震兌則皆以陽消陰遇離則五陽宗乎六

五皆無所阻遏也唯遇坎之險則為需遇艮之止則為大畜不得上復也若夫遇巽之柔乃為小畜何邪六四以一陰當三陽之路間二陽於外而不得上達雖九五同德在上而四得位近君其情相得三陽不獲伸此小畜之所以能畜大也天下之理柔能制剛弱能勝彊矢能破木石而不能以穿幕帝何則柔其銳而漸殺其力也此巽之所以為畜乾之道歟

賛曰柔得位而上下應之曰小畜

案一陰五陽則一陰為主此孔子論易之例非必

包犧文王命卦之意也

雜卦曰小畜寡也

朱子曰以陰畜陽能系而不能固以為所畜者小

也

亦有此義

程可久曰陽為君陰為臣小畜人臣之蘊畜也

張敬夫曰以大畜小以陽畜陰天地之大經古今之通義也然而事有出於一時不獨天下國家凡百君子之欲行事小人得以擾系之大事之將就小物得以邀沮之皆小畜也

此以小畜言之

胡周父曰文王當紂之時左右皆纖人終不能以止其進以此知文王之志在明夷而道在小畜也

朱子曰文王衍易於羑里視周為西方所謂自我西郊我文

王自謂也正小畜之時也
毛伯玉曰文王觀象而適有會於心故以其所遭者言之其事則文王其象則自有君臣以來有之矣
此以文王言之
鄭少梅曰大小畜之異唯在五位一爻小畜五滿假權歸四大畜五謙虛權歸已得權者畜人失權者畜於人

是說可以為人主之戒然小大以陰陽言謂艮巽之畜乾也巽以一陰入於二陽之下小其所畜也艮以二陰虛而受之一陽止之於外大其所畜也三陽之進六四以近臣得君而畜之六五以君得四而畜之事體有小大之異此兼以大畜言之

右明卦義

象贊曰風行天上小畜君子以懿文德

右明卦用

序卦曰比必有所畜故受之以小畜

李子思曰乾坤試三子以用事又以身試險阻而三女未用事也故以乾遇巽兌而為小畜履師比五陰一陽之卦畜履則五陽一陰之卦也五陰一陽居上下卦之中五陽一陰一陰居六位之中此聖人序易之指可得而見者也乾遇三女亦象之可見如此比必有所畜則其事理然也

右明卦序

亨

彖曰健而巽剛中而志行乃亨

案孔子彖象多言卦材此孔子之例上九之雨豈非亨乎天下之理未有畜而不亨者說者止述孔子之意而文王之指隱矣

右明卦象

密雲不雨自我西郊

贊曰密雲不雨尚往也自我西郊施未行也

王輔嗣曰陽上薄陰陰能固之然而為雨下方尚往施豈得行

李季雜曰卦言不雨畜未成也上九既雨畜道成也

楊中立曰雲者陽氣之上升也一陰畜之未能上達達則交通成和而為雨矣

蘭惠卿曰凡陰陽適相當而和則雨陰過不及則

不雨小畜陰不及也小過陰過也故皆不雨　又
曰凡易言西郊西山皆自陰交所致也
李子思曰小畜小過皆陰之用事故止為密雲而
不能為雨澤　又曰不雨言身則亨矣而澤未及
乎天下也
程可久曰不雨者未能施澤也人臣道盛而未得
君之象
程正叔曰雲之畜聚雖密而不成雨者自西郊故

也西郊陰所凡雨須陽倡乃成雲氣之興皆自四
遠故曰郊據四而言故云自我
李仲永曰一陰為雨水是月也地氣上騰天氣
下降陰陽交通而成和所以為雨也天降時雨山
川出雲雲者山澤之氣蒸而上騰者也小畜之六
四阻三陽之進而不能達小過之六五踰二陽之
氣而不固故皆為密雲不雨自我西郊密雲者陰

陽相比而未通自我西郊者小畜之不雨以六四
小過之不雨以六五也何也六四互體六五約象
皆成兌兌正西也郊者天地之際也雲者兌澤之
氣也小畜阻遏三陽小過包畜二陽陰陽皆失交
通之義故爾

右明卦占

初九復自道何其咎吉

贊曰復自道其義吉也

劉長民曰凡陽上升曰復
陳氏曰三陽同升已為類首
張敬夫曰巽柔非在上之物而乾剛不可久沈於下故聖人每戒焉初九曰復自道與二乾也故初九曰復自道九二曰牽復吉言陽不可久居乎下必將以復其位矣
李子思曰四已之正應而上應之是復自正道它爻則非其應以當權用事而彊畜之爾

石守道曰三陽唯初九與六四為正應四巽陰爻不能制剛不拒初九之路

案以二體言之則以巽陰畜乾陽也以全卦言之則以六爻言之則柔不能力制剛故初二上復至三而止四五有孚至上而始雨也以卦變言之一陰在下之卦當以巽承乾今六自初升四九自四降初乾巽易位陽升陰降則九復四六降初乃其道也九自初復四猶有五上二爻

畜道未悖也何咎之有

右明象

程正叔曰言无咎者如是則无咎矣雖爻義本善亦不害於道不如是則有咎之義初乃由其道而行无有過咎故云何其咎言无咎之甚明也

程可久曰以其非補過故不曰无咎

案无咎甚明而猶云爾者畜之時恐疑於進則有咎故以此開之然有如三之輿說輹焉得无咎

右明占

九二牽復吉

贊曰牽復在中亦不自失也

陳氏曰二陽之中同乾之體上下牽引亦能獲復

朱子曰三陽志同而九二漸近於陰以其剛中故

能與初九牽連而復亦吉道也

程正叔曰遂其復則離高矣乎曰凡爻之辭皆謂

如是則可若已然則時已過矣尚何戒乎

案凡在下卦之中者類有援初與三之意蓋同體居中也同舟遇風胡越相救況同德而受畜者乎唯其小有所畜故三陽相挺以復則不能制矣況九五同德以應乎使情其中行獨復則必為之畜矣由其在中與上下以俱進是以吉也雖然若大畜之世雖三陽並進亦未如之何已

右明象占

九三車說輹夫妻反目

贊曰夫妻反目不能正室也
陸氏曰三成車二為輿中居三往趣上二下牽初說輹之象
馮當可曰居健之極切比畜主使得進則四无全理五方從四委任之專三豈能排者
案乾為圜三陽上載有車象爻變兌互體亦兌為毀折說輹之象
右明象

林黃中曰聖人體天地法陰陽制為夫婦室家之禮剛上而柔下男行而女隨然後可以長久孔子曰不能正室謂九在下而六在上也

張舜元曰巽為多白眼反目之象

案妻在上夫在下反目者妻視夫也巽多白眼亦為反也

右明占

朱子曰九三亦欲上進迫近於陰為所系畜不能

自進故有車說之象然志剛不能平而與之爭故
又有夫妻反目之占
李子思曰陽欲進而陰制之進而不相得之象
案健極而力窮則易制下終而上間則易止以陽
遇陰則相與以剛遇柔則不爭此車之所以說輹
而進也然乾陽之健非終安於下而不上復者上
復則必與四爭已居下而四居上有夫妻反目相
視不平之象巽多白眼因以象之且夫文章之有

聲韻從古然矣易亦多為韻語此爻說輹反目是也至孔子之贊則非韻語者蓋寡

右明爻義

六四有孚血去惕出无咎

贊曰有孚惕出上合志也

林黃中曰有孚承五也血惕乘三也五陽與四本皆相求惟乾三陽上進而已欲畜之則為敵矣上九又遠矣已為成卦之主而五為君位位密近而

相孚故有孚言孚於五也

右明象

石守道曰言血者陽犯陰也

都聖與曰血言其傷也去言知所避也惕言知所戒也出言外比於五也

朱子發曰五君位體巽四近而相得信孚於上三陽務進四以一陰乘之若高之以力陰陽相傷可不懼乎

楊中立曰為一卦之主而下當三陽之進勢不足
以畜之則傷而去惕而出矣
李子思曰九五之君同為巽體信而任之乾陽健
進強畜止之乾雖說輻而四亦不能無傷傷而去
懼而出依九五相信必賴以免咎非九五合
志則一陰豈足以敵三陽需之三陽並進九三雖
曰致寇而六四則曰需于血出自穴今小畜三陽
並進九三雖曰說輻而六四則曰血去惕出陰陽

相迫不能無傷而聖人必使陰避陽著以為訓雖
六四一卦之主不少假借也趙說同
案說者多以血陰惕散為解然需之六四其象正同
比類觀之則是以血而去以惕而出也以傷而去
位以懼而出避不力制三陽之進也聖人于陰陽
之際兩致其戒故需之九三則言其致寇小畜之
九三則言其說輹戒三陽也需之六四則言其傷
而出穴小畜之六四則言其傷去而惕出戒六四

也使陽知止健而陰知避陽則兩不相傷而各得其道矣或傷而去或避而出遯其鋒而殺其銳此又巽之所以為畜乾之道也

右明占

王景孟曰易雖以陽為君子陰為小人而以六居四者凡三十又二非必皆小人也不然人臣之以剛居陽而槩謂之君子可乎

案以一陰畜五陽居大臣之位有孚於大君以柔

巽而知所避不可謂之小人也

李子思曰比豫之九四得君得權則同而陰陽之質則異故豫之九四與小畜之六四爻辭休咎相去甚遠聖人與陽而不與陰如此

鄭舜舉曰苟非巽順則為權臣矣

右明爻義

九五有孚攣如富以其鄰

贊曰有孚攣如不獨富也

都聖與曰六四九五近而相得與中孚之九五一
也故皆言有孚攣如
朱子發曰易言交如者異體交也言攣如者同體
合也四五同巽體
林黃中曰易以遠而配為交如近而合為攣如言
綢繆固結也
案易雖逐爻取義亦有諸爻相通者一卦惟四五
言有孚則四五之相孚者明矣以中孚九五攣如

例之則或謂蠻諸陽而畜之者非也

右明象

蘭惠卿曰富陽爻鄰近位蓋指上九也

朱子發曰一陰畜三陽常恐力不足而見傷五於

畜時得尊位又以其富委之於鄰併力而畜之

案五居尊位當畜之時務畜者也而畜三陽六四

勢單力乏雖信任之篤然猶得上九從其後併本

爻二陽之力以助四則畜之勢其成矣乎

右明占

上九既雨既處尚德載婦貞厲月幾望君子征凶

贊曰既雨既處德積載也君子征凶有所疑也

王輔嗣曰處小畜之極能畜者也

程正叔曰既雨和也既處止也陰之畜陽不和則不能止既和而止畜之道成矣大畜畜之大故畜極而散小畜畜之小故畜極而成

楊中立曰三陽上進一陰畜之不固故密雲不雨

尚往也至上九則往極矣故既雨而既處矣

案三陽不得復則密雲不雨三陽不得復則不處至畜之終則三陽上復而與陰和矣三陽亦各得其所處矣需之不速之客三人來六位終則陽至也艮以止之陽至上則止也此爻需之變雲工于天變則為雨需三來變則既處

右明象

都聖與曰載言承上也

王輔嗣曰既畜剛健尚德載者也

趙氏曰尚德與大有大畜尚賢同義

朱子曰陰加於陽故雖正亦厲

案自本爻言則為尚三陽之德而載已者也九三之車亦取載義畜之者所以尚之也夫以三陽剛彊之臣受畜於君而載之則安也今九五有孚於六四而委六四以畜三陽之權陰柔妻道也苟尚三陽之載已而有竊弄大權之漸以是為貞豈不

危哉五與四孚以四為婦也三亦謂四妻者各爻義不必拘也巽體長女之象

右明婦貞厲

都聖與曰凡言月幾望者盛而未盈之義

朱子發曰六四未出中幾望也

正義曰月在望時極盛以敵日也

張敬夫曰春秋書日食不書月食蓋君道不可以虧也

程正叔曰于幾望將盈之時而為之戒若既望則陽已消矣尚何戒乎

朱子曰陰盛而抗陽則君子亦不可以有行矣

林黃中曰君子者對婦而言

都聖與曰征凶言過是則凶也

案此爻坎之變坎為月近乎五之中天幾望也君子謂乾之三陽至此不可復往則陰盛而往上窮也九三亦以六四為妻故云君子對婦言也

右明月幾望君子征凶

案乾三陽雖敵四陰以復至上而窮窮則不可復進而受畜矣故密雲不雨而今既雨矣牽復之吉而今既處矣巽之陰於是乎為幾望之月使為君子者猶有所征則凶也戒乾也夫陰雖至盛豈得加陽陽不失道豈制于陰此易所以兩致其戒不使之至于極也易窮則變此爻之變為需由需而變則為此爻需之雲上于天而上六三人來今既雨

既處則由需而變也坎為月而月之幾望則欲變坎而為需也上非陰之所安不容不變故婦貞則厲上變則坎陽復陷矣故君子征凶作易聖人發揮剛柔立象盡意蓋如此

右明爻義

石守道曰上卦三爻異皆務畜者也下卦三爻乾皆務進者也

王輔嗣曰可以征而无咎者唯泰也則然坤本體

下又順而弱不能敵剛故可以全其類征而吉也
自此以往則其進各有難矣夫巽雖不能若艮之
善畜然猶不肯為坤之順從也故可得少進不可
盡陵也是以初九二其復則可至于九三則車
說輹也夫大畜者畜之極也畜而不已畜極則通
是以其畜之盛在于四五至于上九道乃大行小
畜積極而後乃能是以四五可以進而上九說征
之輹

右明六爻

☱兌下 ☰乾上

履

贊曰柔履剛也

說卦曰履德之基也　又曰履和而至　又曰履以和行

雜卦曰履不處也

郭子和曰履者行道之義也

馮當可曰先儒謂履以物為藉似未然也此卦不以上下言以內外言也凡人之行履莫不由內以及外兌內卦也以柔履剛外卦之乾

程可久曰六三有應于上所履皆實此卦之所以為履

象贊曰上天下澤履

胡翼之曰履者禮也上乾為天為剛君父之道也下兌為澤為和臣子之道也上以尊嚴臨下下以

和說奉上君臣父子夫婦皆有其節而禮行矣

石守道曰六爻但見踐履之象夫禮必在踐履而行之本言禮樂之禮因此禮象遂明人之踐履也

程正叔曰禮人之所履也天而在上澤而在下上下之分尊卑之義理之當然也禮之本也

案卦本以兌履乾為義正與小畜之以巽畜乾對天澤上下自是孔子贊象之意然市合之取諸噬嗑備預之取諸豫古人用字聲同者皆通則履之

為禮因天澤之象亦可兼通要之立卦之義則以
踐履之履也
林黃中曰以一陰為五陽之主雖非天位而五陽
歸之在四而能畜者當位而承乎五也今而居三
不當其位不承乎五以為君則不正以為臣則不
順故不足以主一卦之義而取其上下二體名之
曰履焉
李子思曰履與小畜皆五陽一陰然小畜一陰進

居乾上故謂之小畜履之一陰退居乾下故謂之
履履者禮也以陰承乾陰陽之勢順而上下之分
正故聖人以履為禮履而得乎正禮也　又曰乾
坤者禮之分履者禮之合乾坤之用著見于世者
須以禮為之輔文王演易至于履而乾道愈尊

右明卦義

象贊曰君子以辨上下定民志

右明卦用

序卦曰物畜然後有禮故受之以履

程正叔曰物之聚則有大小之別高下之等美惡之分是物畜然後有禮也

右明卦序

履虎尾不咥人亨

贊曰說而應乎乾是以履虎尾不咥人亨剛中正履帝位而不疚光明也

朱子發曰卦後為尾

張舜元曰三在乾後履虎尾之象

馮當可曰內兌以柔履外卦之乾猶虎在前人履之于後也

王輔嗣曰柔者言乎一卦之所以為主也三為履主以柔履剛履危者也虎尾言其危也

李季辨曰履虎尾蹈危機之象

王介父曰乾之為物剛健而不可履虎之象也兌與之應則由其後履之而往焉履虎尾不咥人之

象也

朱子曰和說以躡剛彊之後能如是則履危而不傷矣

張知常曰剛莫如虎而柔能履之禮之可尚如此

李子思曰彖與六三異何也以卦言之則三不見咥而五不病三以爻觀之則五至于危而三見咥非異也卦以兌乾二體相應者言之而爻則以六位之剛柔承乘而吉凶悔吝之交至以著其戒也

又曰三以陰畫居陽位失位而至凶
案若蹈虎尾古有此語文王述之後穆王亦以作
書也
右明卦象
郭子和曰與天合德是以亨也
右以贊明卦占
初九素履往无咎
贊曰素履之往獨行願也

朱子曰居履之初未為物遷率其素履者也

林黃中曰所處最下遠無所應近無所承其往也獨行其素而已

郭立之曰素有先定於內之義故彖曰獨行願也李季辨曰處下體之後而虎在上體人之涉世舉足皆危機也唯能素其位而行則各安其當然之分而不蹈危機素富貴行乎富貴素貧賤行乎貧賤素患難行乎患難素夷狄行乎夷狄以此而往

何咎之有

程正叔曰夫人不能安于貧賤之素（初位卑下）則其進也乃貪躁而動求去貧賤爾故往則有咎　又曰欲貴之心與行道之心交戰于中豈能安履其素哉（郭立之子和蘭憲卿朱子皆同）

案人之所履自後而前初履二也爻剛而位柔兌體和說去虎之遠故无咎也初為履始故有素其位而行之象

右明象占

楊廷秀曰彖言禮之可行爻言履而不處其復于禮一也

右明爻義

九二履道坦坦幽人貞吉

贊曰幽人貞吉中不自亂也

劉氏曰六爻唯九二所履柔在其前是履道之平夷而無憂患者蘭說同

程可久曰履道得中前乃陰虛坦夷而無阻不應於君幽人以正則無履虎之危所以吉也

吳氏曰履道坦坦唯幽人為然

楊中立曰居下而上無應故曰幽人夫履自內以之外初二內也故為素履為幽人自三以往則行乎外矣外則履虎之危也所履者柔前虛不礙坦坦之象

右明象占

林黃中曰陰陽相求物之情也卦唯一陰而九二履之烏知其貞吉而不為征凶也哉以其剛中知其不自亂矣若利害得喪亂於中尚能守其貞也哉

李子思曰二不唯異於三亦優於四坦坦而安與愬愬而懼者孰得孰失故曰二多譽四多懼

右明爻義

六三眇能視跛能履履虎尾咥人凶武人為于大君

贊曰眇能視不足以有明也跛能履不足以與行也
咥人之凶位不當也武人為于大君志剛也
眇睎道曰視欲正視而不正則眇者也行欲中行
而不中則跛者也故歸妹之九二不正則為眇能
視初九不中則為跛能履六三不正又不中故眇
跛兼焉
案眇跛之象元能言者蓋例之歸妹輒不通也唯
耿說僅可爾歸妹之下卦亦兌體九三之幽人其

象亦同聖人必於兌取象而未之知也上九正應
隔四五之陽故眇而視之進雖虎咥必求其應故
跛而履之因其位不中正而取象則然也應隔二
陽故不能正視所履者剛故危而跛卦本履而兼
言視者視而後能履也書云若跣弗視地厥足用
傷是已

右明象

朱子曰不中不正柔而志剛以此履乾必見傷害故

其象如此併言而占者凶
蘭惠卿曰彖舉全卦之義唯其說而應乾得履道之善所以不咥人而亨爻則獨論六三之義履非所履所以致凶
楊廷秀曰上三陽虎尾也九四虎尾六三履之卦以下為尾故遯既未濟之初爻皆為尾而履以四則止取上卦之象也
案卦之履虎尾不咥人者以兌履乾後說而相應

也爻之履虎尾而咥人者以三應乎上履尾而首應則必咥也六三之履九四陰陽之情本相求也以禮辨上下二體之異近不相得失位不中況乾天下莫尊焉承之可乎也履之不可也而履之宜其有咥人之凶也兌為口六畫耦亦有開口之象

張子厚曰大君者為衆爻之主也

李去非曰兌西方為肅殺武人用事之地

蘭惠卿曰武人謂陰爻也巽之初六亦為武人之

象六三以一陰為衆陽之所歸其志遂欲屈服陽
剛而僭為大君
案三居下卦之上又衆陽歸之此武人提師於外
而遂僭焉者也在他卦則一陰為五陽之主今卦
以履名則六三不得主一卦矣
右明占
趙氏曰好陽剛之過則必忘其六之本柔故不自
量而妄以視履為能其不偪陽而取禍者幾希如

武人志存剛暴而在人上必不可者也

案一陰為五陽所宗而上九正應雖近關四五終不能奪故有跛眇視履之象而虎首應尾不能无咥至於欲宗衆陽之志則不專應上也故又備述其義

右明爻義

九四履虎尾愬愬終吉

贊曰愬愬終吉志行也

程可久曰三與四在乾後故皆謂之履虎尾卦稱
不咥人則猶有咥人之理至四則不虞於咥矣蓋
材勝其位上近於君因愈愈恐懼而致福也
李季辨曰有畏懼之志則不至於輕舉妄動以蹈
危機也
楊廷秀曰近剛決之君履危之道然能終吉也九
雖體剛而四則志柔愈愈而祇懼所以吉也
都聖與曰未有恐懼戒慎而不轉禍為福者

李子思曰居乾體之後切近九五履虎尾而知戒懼者也然則履虎尾不咥人亨者觀卦則在六三而觀爻則在九四豈非卦論畫而爻論位二者皆以陰柔自處為得者乎

案卦有三履虎尾一咥人一不言咥何也九六之畫有口之張閉之象卦以六三成象則本咥人者也然卦論二體以柔履剛以說應乾故不咥也爻止論本爻之象在六三則咥人而九四无咥人之

象故不言爾然二爻皆不中正而位不當而凶吉異者兼以位言也三履剛而四履柔也曰終吉者言始危中懼也雖然三在尾後從而履之者也四履四已登尾而履之以及虎之身者也履五及尾則首可反咥已及身則不能咥矣象與義並行而不相悖也

右明象占

九五夬履貞厲

贊曰位正當也

楊中立曰以剛決而履之也

耿睎道曰履以乾為虎能咥人有決柔之意故

以夬稱焉

程可久曰夬之為決者以一陰乘衆陽之上也今

一陰雖在下而有應於上五剛中正而履帝位所

以夬者決六三之履耳然不能防微杜漸逮小人

有上乘之勢然後決之故貞厲

程正叔曰貞厲義各不同隨卦可見

案履夬皆以乾兌成卦五陽決一陰故履之九五亦曰夬履義相蒙也然夬之一陰在五陽之終故決之易是以九五曰中行无咎履之一陰据下卦之上而上九應之故決之難是以九五曰夬履貞厲然履之為義自後而履前夬履者決上九也上九蓋六三之應而六三浸浸有為於大君之象故決上九者乃決六三也不如夬之九五之易者六

三得其民上九為之援是以其理雖正而其事則危也

右明象占

李子思曰權臣之所以為患者以其主之弱焉豫之九四當權用事而六五貞疾是也若夫履之九五以剛中正而履位於此固非陰邪所能病者三乃欲為大君胡可犯哉其曰貞厲者戒五耳猶夫之孚號有厲之意

右明爻義

上九視履考祥其旋元吉

贊曰元吉在上大有慶也

朱子發曰吉事有祥生於所履者也視我之所履則吉之來可考而知矣

趙氏曰履道之成可以視所履而考祥矣

程可久曰居履之終有應在內故有旋反之意

張子厚曰視所以履以考求其吉莫如旋而反下

右明象占

吳氏曰履不處也故始則往終則旋皆以不處為義旋然後反反然後復

張知常曰進極當反物之理也

楊中立曰禮進而反為文蓋禮雖以進為文進極而過中亦不可行矣故其終也旋反乃吉

李子思曰乾之健行動極而不知止殆將无所歸宿唯能旋而與三應履之善終者也夫乾以陽在

上而旋反於下將有陰陽交泰之象此履而繼之以泰之深意

案一陰雖五陽所同宗而上乃正應雖極於上進必反顧於三其在六三則有虎反履尾咥人之凶其在上九則為其旋之吉蓋譬如登高至頂則反苟窮高而不知回未有不凶者也

右明爻義

馮當可曰步履以視地為安不視地為危履卑者

易安高者易危初二在下而卑者也无應於上无他瞻視則鮮有顛踣之虞故曰无咎曰吉四五在上而高者也无應於下下視不專則終有危懼之理故曰愆愆曰厲三應於上方且仰而視之而不知所履故有眇跛之象而凶上應於三反而觀其所履之祥故有俯視而履下之象而吉

案輔嗣謂以陽爻處陰位為美為謙以制禮非也爻以陽剛為善剛則健於行位以陰柔為美柔則

易於履故二四上皆吉以所行之健而所履之柔也六三獨凶以所行之不健而所履之剛二者皆失也五之厲所行雖健而所以履者剛也又下卦以无應於上為吉上卦以有應於下為吉履欲視地也

右明六爻

欽定四庫全書

厚齋易學卷十

易輯傳第六

經上篇 泰否

宋 馮椅 撰

䷊乾下坤上

泰

贊曰則是天地交而萬物通也上下交而其志同也

郭立之曰泰者主人道而言

朱子曰天地交而二氣通故為泰正月之卦也
案天地中和之氣三陰三陽適相均平乾本在上
而其氣下降坤本在下而其氣上騰相通相濟而
不相病所以泰也以三陽自下而上言之則為正
月之卦以陰陽適停言之則為春分之卦在所引
用爾

李子思曰蓋嘗反觀之一身陽浮于上而不降陰
涸于下而不升不相通暢如是者病必繼起要須

陰陽之氣升降往來于一身之中然後氣血流通而風雨寒暑之寇有不能入者一身之泰也知此之理而見之日用于以贊天地之化育于以通君臣上下之情綑綑相感誠意交孚益无適而不可

又曰天尊地卑定位于太極肇判之初故易以乾坤為上經之首以辨上下之分演而至履凡十卦十者天地之極數也尊卑且猶各履其位兩不相交則其情不通故聖人取乾下坤上重而為泰

以示上下之交其意深矣

雜卦曰否泰反其類也

右明卦義

彖贊曰天地交泰后以財成天地之道輔相天地之宜以左右民

右明卦用

序卦曰履而泰然後安故受之以泰泰者通也

耿睎道曰泰者心安體舒之謂也天下安寧而无

虞則人人心安而體舒矣泰者非通之謂也乃通之所由致也否者非塞之謂也乃塞之所由致也孔子言泰者通也蓋通則致泰而非謂泰則通也案聞之曰自乾坤後始涉人道經歷六坎險阻備嘗必內有所裹然後致泰而泰之後否則繼之以此知斯人之生立之難而喪之易國家之興成之難而敗之易天下之治致之難而亂之易此又序易之深意而亦天地自然之理也

右明卦序

小往大來吉亨

贊曰内陽而外陰内健而外順内君子而外小人君子道長小人道消也

蘭惠卿曰以上下之情而言致泰之因以内外之位而言致泰之道

郭子和曰乾為大坤為小陽為大陰為小君上為大臣下為小君子為大小人為小總衆類言之故

特曰小大也

楊中立曰小往而後大來小人在內而能進君子
者未之有也

郭立之曰小者以往大者當來往者屈而來者信
也

鄭少梅曰觀泰之象則知否之所生觀否之象則
知泰之所起蓋以陰陽之上下升降成象也故否
泰二卦皆曰往來

案卦有上下内外以六畫之象言之則悔上而貞下以六位之序言之則外往而内來夫陰陽迭相升降往來于宇宙之間萬古不忒易于其相有而不可相无者既以乾坤天地君臣上下名之而論其升降焉至于其類不无淑慝之分則以大小貴富虛實君子小人名之而論其往來焉夫往者屈也來者信也陽來居于内則日長陰往居于外則日消故君子得時而小人退避此天下之所以泰

也

右明卦象

袁氏曰道有君子有小人用有吉有凶時有亨有塞泰之道長者君子也故于用則吉于時則亨

王景孟曰天地之道不能有陽而无陰人之道不能有君子而无小人否泰二卦陰陽適停君子小人各相半焉然時乎泰通則陽為主而陰為客小者不能以病大往者不能以遏來陰時出而佐陽

而小人日聽命于君子此所以吉亨也

程正叔曰不云元亨者時有汙隆治有小大雖泰豈一槩哉言吉亨則可包矣

案吉亨以人事言也天道有元亨而无吉凶吉凶不僭在人吉凶為君子設也抑聞之先君子曰有以父占者得泰而喜或告之曰女父已蹇矣乾為父坤為土父入土中已而信然是知易道有无窮之義唯其時物而已

右明卦占

初九拔茅茹以其彙征吉

贊曰拔茅征吉志在外也

王輔嗣曰初為類先

楊中立曰泰之初上下始交也小者未盡往則豈

一君子之力獨能信哉故以其彙征乃吉三陽本

上今在于下必復于上

程正叔曰君子小人未有能獨立不賴朋類之助

若也自古君子得位天下之賢萃于朝廷同志協力以成天下之泰小人在位則不肯者並進然後其黨勝而天下否矣蓋各從其類也

袁氏曰不謂之往吉而謂之征吉蓋凡言征者必以正行之

右明象占

馮當可曰三陽在下而上有其應其進而征莫之能禦進而征者陽之性有其應者君子之時蓋時

者上之所為也為人上而欲致泰者无他應君子而已

林黃中曰六爻以相通為義三陽同志而上騰三陰同志而下接所以為泰之時

李子思曰乾本在上而居下坤本在下而居上卦則借象以示交泰也乾三爻皆上征坤三爻皆下復爻則辨分以正陰陽也卦言來者謂天氣之下降爻言征者謂君子之上亨使天氣下降之象一

定而不易則陰陽无乃失位乎　又曰卦以氣交自上而下者也爻以位升自下而上者也

右明爻義

九二包荒用馮河不遐遺朋亡得尚于中行

贊曰包荒得尚于中行以光大也

蘭惠卿曰包荒者包初九也初為內二為外故曰包用馮河者用九三者也以剛居陽故謂之馮河不遐遺者不遠忘三陰也三陰比三陽為遠故謂

之遐朋亡者三陽為朋然亦不相黨
馮當可曰初比二為未用猶賢者之在荒遠三比
二則材過于剛二獨居中後則引初以進前則用
三以行位在內而志應于外為不遐遺已應五而
初應四三應上同類各從其應為朋亡
趙氏曰人材有不及者容之其或勇為之過則亦
取之不以其遠而遺之不以其朋而私之過與不
及皆无所棄而疎與親皆无所偏此九二之責也

案凡下卦二居中多以初三兩爻同體協比為義小畜之三陽九二猶且牽復在中況泰之三陽上復者乎初在後而不及則包之以進三在前而過則用之以行三陰在外遠也而應五則不遺三陽同體朋也而各有應則不黨此泰之九二所以為盛也

右明象

李子思曰世有皇極之主則必尊而尚之故曰得

尚于中行

程正叔曰二以陽剛得中上應于五五以柔順得中下應于二是以剛中之材為上所專任故雖居臣位主治泰者也

右明占

案泰之為卦天地之中三陰三陽而无所偏上降下升而无所倚中之道也則于六位之中又取中焉二五君臣之中位也五雖君而六居之二雖臣

而九居之其象為剛中之臣上配柔中之君以任中道之責者也故六爻之義二得而兼之尚配也得配于中道之主也今取帝女者謂之尚主益取諸此六五所以有歸妹之象

右明爻義

九三无平不陂无往不復艱貞无咎勿恤其孚于食有福

贊曰无往不復天地際也

都聖與曰天確然而常高其氣之下際乎地則平矣然未有平而不陂者也地隤然而常處其氣之上際乎天則往矣然未有往而不復者也

李子思曰當乾坤二體交接之間而天地二位將復其故之際其象蓋如此

郭子和曰否泰之道如循環然終則有始可不豫戒乎城復于隍則无及矣

林黃中曰以至剛迫至柔物極則反是以聖人憂

之而為之戒曰勿極其平庶幾不陂勿窮其往庶幾不復世之君子當極盛之時睹其力足以詘鋤小人睹其力足以鞭笞四夷必極其平窮其往而後已此小人之所以復用而夷狄所以復彊也

此說近巧而理意亦通平謂平其陰猶削平之平往謂往乎上即大往之往然陰平而陽上進則傾矣是陂也陽往而陰上窮則復矣故未敢廢而兩存之

右明象

楊廷秀曰陰將復泰將否矣可不懼乎君臣克艱而守正庶乎其无咎

馮當可曰乾之極不久位于三將進而為四矣三一進則二初亦進而陰則下生矣此一爻乃天地將交際變革之會儻非泰則三當凶矣无咎者艱貞而免于咎也

劉氏曰三猶有應特否不可不防爾若憂其以否

見疑而遂不食其祿則失于食之福矣

案上卦雖坤有君道焉下卦雖乾臣也三陽之進但能知艱而守則可以貞而无咎蓋陽以上復為貞也三陰下復不必憂其不與已孚而所食于上者自錫佑之上下之交其象如此上一位天之象也應巳福之也位多凶故不无戒之之辭亦持盈之意

右明占

李仲永曰將近小人故其辭危

案或問闕朗曰時運已往艱其如何曰天人有前期變而能通故治亂有可易之理大哉人謨其與天地終始乎

右明文義

六四偏偏不富以其隣不戒以孚

贊曰偏偏不富皆失實也不戒以孚中心願也

張舜元曰坤為衆偏偏者衆飛之象

朱子發曰三陽相率而上三陰下復其所如葉隆井上偏偏而下以井氣扶之也

李氏曰初言拔茅者引而出之征于上也四言偏偏者以下為順復于下也初乘道長之時而欲進四安道消之時而欲退自然之理

右明象

郭子和曰趨下從陽蓋見幾之君子也　又曰陰虛也以乾坤之策言之亦已耗矣故為不富　又

曰主坤而言故辭與謙同

袁氏曰三陰在上其道常乏故資陽以為富實而已六四未能得陽故曰不富失實三陰皆從陽而獨於四言之則知四從之之先矣

陸希聲曰以陰居陰故曰不富三陰皆欲下復四能先之是能用其隣也

耿睎道曰下之三陽則以其彙而征上之三陰則以其隣而復

毛氏曰三之于陰也勿恤故四于三陽不戒戒生于疑疑生於畏我不彼恤則彼不我戒矣君子無意于害小人而小人亦信君子之不吾害也

案說者多謂三陰不戒以相孚非也三四陰陽往復之交故言孚則陰陽之相孚也明矣豈惟君子小人哉臣之進于君君之下于臣所謂上下交而其志同者相孚之謂也

右明占

王輔嗣曰乾樂上復坤樂下復四處坤初
程正叔曰三為將中知戒則可保四已過中矣理
必變也故專言終始反復之道理當然者天也衆
所同者時也
蘭惠卿曰上卦之下內外之限君子小人出處之
際一喻小人思復于內一喻上之人應下之君子

右明爻義

六五帝乙歸妹以祉元吉

贊曰以祉元吉中以行願也

左氏晉趙鞅卜救鄭陽虎以周易筮之遇泰之需曰宋方吉不可與也徵子帝乙之元子也宋鄭甥舅也祉祿也若帝乙之元子歸妹而有吉祿我安得吉焉乃止見哀九年

按商之君有三乙成湯為天乙史謂其母吞乙卵而生其一也祖乙圮于耿其二也自成湯至于帝乙乃所謂徵子之父其三也今湯歸妹之辭見于

漢京房傳具有證據則非徵子之父明矣虎去商千餘歲間已訛如此則大名同實異者古今訛謬何可勝數哉傳記之未可盡信久矣讀書者必如孟子之於武城雲漢一篇斷之以理可也

象

陸希聲曰以桑在上帝女之象下配于二下嫁之象

韓康伯曰女子而居王之位必帝王之妹

張舜文曰互體兌約象震有歸妹之體焉泰道尚

交故有此象泰之九三進四六四退三者歸妹也因泰之互體約象有歸妹之體而歸妹之九六各歸本位則為泰故以六五而取象焉

子夏曰湯之歸妹也湯嫁妹之辭曰无以天子之尊而乘諸侯无以天子之富而驕諸侯陰之從陽女之順夫天地之義也往事爾夫必以禮義語見京房傳

王昭素曰商之諸王多以十干為名甲為陽首六

五陰爻交泰之主故以名乙之主為象

李氏曰蠱言甲取興起巽言庚取更變泰歸妹言帝取其尊乙取其屈三者有商之君皆取于紀號而易特取其義非以號也

呂與叔曰位尊曰帝體陰曰乙乙陰之長也

李季辨曰五歸妹而二尚主交際之義

阮氏曰易著人事舉商周帝乙高宗箕子是也孔子曰卦之德方以知又曰知以藏往文王演易

已往之事近而易信者莫如商周故也然發揮于剛柔而生爻自文王始未演易之前固未有占爻者或者以其事之應此爻之象與如所謂周易有之在師之臨之類或謂帝乙歸妹之時亦嘗占得此爻殊不知文王之占卦未占爻也

馮當可曰他卦多以陽居五為君德此以陰居陽為君德何也九二之才之德可以致泰決矣有臣如此君何為哉推誠屈己專其好合如帝妹下嫁

于人所以致泰者一任之而已人屬惟男女相親出于天性不可間也

右明象

陸希聲曰天降于下猶男下于女天復于上地復于下天地之大義也者以順而承天也今五志于順故獲福祉天道助順故必元吉程正叔曰五能倚任九二剛明之賢而順從之如帝乙之歸妹然降于尊而順從于陽則以受祉且

元吉也謂成致泰之功也

泰氏曰泰者福祉之時也三亦言于食有福

案福祉自天泰之時天道下際故多福祉之象

右明占

楊中立曰泰之主也時之盛衰係人主而已天下隨之以為時也故復言處泰之道而不以時之往復為辭與三四異矣

毛伯玉曰泰之世君子雖用事而五實陰也左右

亦陰也聖人因爻取象使小人之在左右者如女子之不與政則吉矣天下不能无小人而便嬖使令人主所不能无也故嚴為之約使宮闈之人不出房闥嬖寵之私不及以政反是則適足以禍之益寵極則過過則為災節之則中中則為祉故孔子曰中以行願也其防患也至深而其垂戒也至切矣

右明爻義

上六城復于皇勿用師自邑告命貞吝

贊曰城復于皇其命亂也

程正叔曰剝土積累以成城如治道積累以成泰及泰之中將反于否如城頹圮復反于隍也

郭立之曰三之无往不復上之城復于隍雖理之所必然亦始終之戒也

石守道曰泰之中不可過過中則否矣

案陽本上而今在下陰本下而今在上終則各復

其位矣陽以上為復也故九三上六
皆言復夫天下之理唯自然者不可泯沒也人力
之所加久而必敗蓋人者窮則天者還矣夫剔墮
以為城此人力也夷於地者可使之險卑者可使之高
此非土之性也及其終也土復其性而下墜則城
壞而隍塞矣泰之時天也泰之所以成人也君子
之道消而小人之道長則泰反而否保泰之治者
其可不加之意乎

右明衆

朱子發曰坤為衆師衆也

楊中立曰泰之終反為否上下分崩離析之時也命亂而不一衆其可用乎然有剛健之才處之則顛而扶危而持猶可為也故曰吝而已

陳氏曰唯告命於邑而不能及他命令不行吝之道也

程正叔曰貞凶貞吝有二義有貞固守此則凶吝

者有雖得正亦凶吝者
呂與叔曰城復于皇上陵下替也勿用師征伐不
自上出也自邑告命貞吝恥於列國不足以令諸
侯也
案乾三爻方上進泰終則上為乾居矣坤三爻下
反上反下則居三矣坤三爻皆翩翩而下不為已
用故曰勿用師上六反居三其邑也其命止可告
三餘爻不稟命也故曰自邑告命以六居上當位

貞也而勢方下反故貞固則吝不言凶者四五无陽爻以阻之也夫泰非謙比也其上六乃利用行師征邑國何也謙極則亢九三其應而据有衆陰其勢跋扈故利用行師以征之泰極則否三之九自上復六得反其本邑而坤之衆不為用矣

右明占

常

蘭惠卿曰否終則傾剝極則復治極則亂事理之

張知常曰物極則反理之必然唯聖人然後持滿有道

鄭曉舉曰往復者有是理也所以使之然者人事也處泰之終坤體而陰柔泰安得而不否處否之終乾體而陽剛否安得而不傾人事天理未有不相符者

毛伯玉曰泰之六爻陰陽皆應獨上在一卦之極有自外之意故為君子者亦因而外之近者不相

傾遠者不相激此泰所以為最安也與
趙氏曰三上皆居一卦之極故雖相應而皆有警
戒之辭九三之時尚可為也故能艱貞則无咎上
六之時不可為也故雖自邑告命而不免於吝此
所以貴乎制治于未亂保邦于未危也

右明爻義

林黃中曰三陽在下三陰在上此其所以為泰也
然在六爻陽反上升陰反接下何也陽升陰降自

然之理若陽降而不能升陰升而不能降則尊卑
易位而非上下交感之義矣天地之位不可易也
所以交者其氣也君臣之位不可易也所以交者
其志也　又曰初四升降之始故有拔茅偏偏之
辭二五升降之中故有歸妹得尚之義三上升降
之極故有往復城隍之象

都聖與曰六五以仁德居中而樂與賢者共之有
九二為之應六四為之輔初九為之引類而進所

以能相與財成輔相以左右民使常泰而不否也

右明六爻

☰坤下
☰乾上

否

贊曰則是天地不交而萬物不通也上下不交而天下无邦也

閉丘逢辰曰否反于泰天地各復其所上下不交陰陽隔絶萬物閉塞不得亨通故謂之否

案嘗觀陰之長一陰為遘二陰為遯夫二陰尚微也而名卦以遯謂陽消也今三陰浸浸乎上進矣作易者乃取反泰為否之義上下不交而閉塞不進聖人抑陰扶陽杜小人之路而保君子之位其微意見於名義之表學者不可不知也

雜卦曰否泰反其類也

案此言陰陽剛柔內外之相反也

右明卦義

象贊曰天地不交否君子以儉德辟難不可榮以禄

右明卦用

序卦曰物不可以終通故受之以否

林黄中曰泰通也否塞也泰闢也否闔也一通一塞一闢一闔如寒暑之相推昏明之相代雖天地聖人不能外所貴乎聖人者為能消息盈虚知進退存亡不失其正乘其機會有以變而通之耳

右明卦序

否之匪人

蘭惠卿曰或以為非人所為或以為人道絕胡不觀比之六三處羣陰小人之中故謂匪人今否豈非小人在內而致否與

右明卦象

不利君子貞

蘭惠卿曰君子欲有所建明羣小必共攻之非徒无益適以招禍

耿睎道曰泰否二卦言君子小人之消長而參天地陰陽萬物言之則是君子小人與天地陰陽萬物同乎消長也又曰天下之所同欲者泰也所同惡者否也自古君臣相與有為于天下者皆欲以致泰非欲以致否也唯不明乎善以君子為小人以小人為君子其所以致泰乃所以致否耳

案陽以居上為貞君子居得致之勢有能致之資有君子以左右之變而通之反否而泰是在君子

今乃安於貞而上下不交否无由亨非君子之利也

大往小來

贊曰內陰而外陽內柔而外剛內小人而外君子小人道長君子道消也

李子思曰陰陽二氣對行乎天地之間或者謂陽一而陰二故君子少小人多治世少亂世多然自有天地以來陰陽二氣分于四時无一歲不得其

平者而君子小人治亂之運則或者不齊豈幽陰之氣獨盛于人間而天運則不爾邪是不然天人有相勝之理治亂有可易之運特在人所以制之者何如耳治否之世雖小人道長君子道消而所以消小人而長君子者亦必有道矣此作易者所以極論其消長而寄之于爻

王景孟曰泰之彖特曰小往大來吉亨而否之彖先之以匪人不利君子貞者君子得志則使小人

各安其所无他事也若否則不然彼小人者與君子无齟齬不合之勢則君子必不引去而小人亦未必果來也曰不利君子貞以小人之吾忌也當此時也吾不得不往以聽其來也

右明卦占

初六拔茅茹以其彙貞吉亨

贊曰拔茅貞吉志在君也

程正叔曰泰與否皆取于茅者以羣陰同在下有

牽連之象也

右明象

朱子曰小人連類而進而初之惡則未形也故戒其貞則吉而亨蓋能如是則變而為君子矣

右明占

李子思曰否之世陽在上而陰在下作易者乃以陰為一卦之主何也凡物之生皆自下而升上故上卦為外下卦為內初位為本上位為末

李去非曰小人之欲引其類與君子之心一也泰
曰征吉而否曰貞吉亨孔子戒之曰志在君其委
曲深至如此正而後吉則望小人以正也志在君
則猶望小人以解私黨也

案朱子謂初之惡未形故聖人望之夫泰以卦之
內外明君子小人之消長而否以位之上下明君
子小人之名分此作易者之微旨也夫茅不自拔
拔之者上也陰陽之應求雖否隔不交之世未嘗

忘也故孔子以為志在君者在下者之同情也然欲其貞固自守而不欲其征者上不交下小人知分而安于在下則吉也安于在下則上終應之未有不亨者苟不安其分守而進焉三陽在上未易敵也則固失矣尚何亨之有

右明文義

六二包承小人吉大人否亨

贊曰大人否亨不亂羣也

劉長民曰當否之時陰得位而為主于內居中履順在小人之中能包下而承上也初六在巳之下故包之六三在巳之上故承之

此以小人言包承也

耿睎道曰小人之在下也君子不遯則包之小人之在上也君子未能決則承之

此以大人言包承也

泰之二曰包荒用馮河

蒙之二曰包蒙吉納婦吉否之二亦曰包承蓋

二在下體之中初與三左右之者也苟非其情有不相得則必能引其類以為之助也

右明象

李季薛曰包承于羣小小人固吉大人固否然實則亨也

李氏曰小人之吉亦吉其凶而已

程可久曰大人用否以不交于上此孟子所以聞王命而不果朝也以其正應故用否而亨

李子思曰泰中有否否中有亨陰陽消息之運如寒暑之往來能少安之未有久而不變者此大人所以雖否而不終窮也

案否亨猶言困窮而通也以小人而包承其類黨盛相安固吉以大人處卑小之中而能包其下而承其上雖不與之為羣而亦不與之為敵所謂和而不同者雖處上下不交之時在上者知其不為小人則終必進之斯其否而亨也不言君子而言

大人非大有力量者不足以臻此

右明占

程正叔曰其質則陰柔其居則中正小人以陰柔言大人以中正言也

鄭舜舉曰以其居中得正遂設二義非敢遽以小人絕之也

案陰柔无大人之義中正有大人之德易為君子謀故以此爻明大人之否然則何獨不于九五言之

曰九五休否之主非處否者也夫否泰皆以二居
內得中為其類之主而泰上下交通九為君子故
不特包荒用馮河而又且不遐遺朋亡此所以為
泰也否上下不交六為小人故僅能包承其類而
已此所以為否也

右明文義

六三包羞

贊曰位不當也

案已為三陰之首故包之以進否之三陰進以消陽易于初言貞吉亨皆以上下不交示訓也至此則陰盛敵陽矣道日長而上進不容遏矣故不言休咎而直曰包羞也夫否塞之時上下不交亦可進乎曰否塞而不交者卦之體也下卦之終必進上卦者爻之序也過此以往為觀為剝陰豈不進乎孔子故曰小人道長也

右明象占

呂與叔曰柔而不當其位入于邪者也下包二陰
羣相比也
劉長民曰初以處卑而守貞故吉亨二以中正而
應上故否亨是居小人道長之際而不居小人之
行者也以柔居陽不正也處下體之上失中也不
言凶各體順而承陽也
案羣陰道長相挺以進不可咎也不言吉亨抑陰也
右明爻義

九四有命无咎疇離祉

贊曰有命无咎志行也

呂與叔曰上下不交命不行矣四切近于陰獨有下交之情可以有命于下下必從之

林黃中曰濟否在君子主濟否在君

程可久曰雖小人道長之時然順而在下以本文之剛健可以行君之命制之在下者也制之在下非特本文之无咎而疇類亦附麗其祉矣疇謂三

陽祉謂不為陰所剥

泰氏曰有命无咎而已能使曷類並麗其祉何也

无咎者以否之時言之苟有命焉君子之志行而

其道長矣轉否而泰曷之離祉莫甚于此益泰者

福祉之時也

案以向消之陽制方長之陰安得无咎以其陰陽

之情有近而相得之義又上承九五之君同德合

志故取斯義則可无咎而同類皆賴其不爭善勝

之福也

右明象占

朱子發曰否道乃革故言濟否之道

劉長民曰過否之中有亨否之道而已為之先

蘭惠卿曰處近君之地材過其位有濟否之資

鄭舜舉曰君子不可榮以祿為不在位者設也四居近君之位濟否之責在焉

石守道曰三陰並進小人黨盛宜速止之四當其

衝剛健足以止遏三陰固為否以文觀之初不見
李子思曰以象觀之是固為否以文觀之初不見
其有極否之辭聖人慮天下後世以天地否塞為
當然之數致使小人得以塞君子之亨路故于文
辭必有以通之也
右明文義
九五休否大人吉其亡其亡繫于苞桑
李子思曰小人之勢始于遘終于剝否之世陰陽

數均未至于極而九五以乾剛處中正之位故能
息天下之否也
蘭惠卿曰剛健中正可以止息否塞未即通泰通
泰須否傾之後也
右明象
贊曰大人之吉位正當也
毛伯玉曰反否為泰非臣子之事唯人主自為之
故休否必大人而後吉非休否之吉也

李子思曰六二居三陰之中故小人吉九五居三陽之中故大人吉卦雖名否而小人大人同歸於吉作易者所以闢小人而通君子之門也

說卦子曰危者安其位者也亡者保其存者也亂者有其治者也是故君子安而不忘危存而不忘亡治而不忘亂是以身安而國家可保也易曰其亡其亡繫于苞桑

程正叔曰大人之吉猶未離于否也故有其亡之

戒

程可久曰上下不相通可底于滅亡每以其亡為戒

李季辨曰桑柔脆之木方苞之桑柔脆之甚危之至也

毛伯玉曰其亡其亡危之至也苞桑猶綴旒也小人之危其國也如此

李去非曰否之將傾有存亡之幾其亡其亡戒之

之深此讀其作幾

劉氏曰苞桑以況衆君子亦通

右明占

上九傾否先否後喜

贊曰否終則傾何可長也朱子發曰否毀兌成如決積水而傾之莫之御也

御今禦

此以卦變言也

林黃中曰乾為天為西北之卦天傾西北故否有傾之象當否之世乾坤不交至其極也自上而反下則又有傾覆之象 張舜元 李子思同

此以卦體言之

王景孟曰言傾否而不言否傾人力居多焉以陽剛之材處否之終固所優為也

程正叔曰反危為安易亂為治必有陽剛之材而

後能之故否之上九則能傾否而屯之上六不能
變屯也經言傾否天也傾之者人也贊言否終
則傾否之終必自取傾覆也小人之禍君子不至
於自取傾覆不止此天數也亦人事也

右明象

毛伯玉曰先否後喜昔之塞今之通也

袁氏曰先否後喜皆非此文之時

李氏曰人之常情否則憂泰則喜言傾否為泰

也

閎丘逢辰曰泰之終言城復于隍以戒之否之終言先否後喜以勸之若以否泰相因為一定之數則易不必作矣

右明占

林黃中曰物極則反道窮則變泰之君子艱貞否之小人包羞下卦之終也及乎上卦之終則泰復而否傾矣

張舜文曰消長之相循盈虛之迭至窮則變滿則
覆必至之理也習治之害淺習亂之禍深剥爛而
順止夬決而乃亨泰亨而止吝否終而必傾觀乎
此亦可以見天地之情矣

張知常曰因其已傾之勢而傾之宜若易然而小
人之黨根結深固所以難也

案泰之時唯上下之通也故陽之進也速而其敝
也亦易故在九三已有无往不復之戒否之時唯

其上下之不通也故陰之進也遲而其散也亦難故至上九猶有先否後喜之辭

右明爻義

趙氏曰泰三陽在内有君子同升之象陰雖在外而六五下應九二有柔得尊位而能下賢之象故六交以交相應為善否則三陰在内有小人方進之象陽雖在外而九五得位有剛健中正以興衰撥亂之象故六爻唯三陽為善各以爻取義與成

卦之體不同也

林黃中曰否六爻上下不交三陰合而為否者也三陽合而傾否者也

朱子曰易為君子謀否內三爻是小人得志之時但能如此而已不能大有為也至四聖人便言君子得時否漸可反至上則傾否為泰矣

案陽本在上之物陰本在下之物泰則各欲復其所故相交而為泰也否則各已安其所故不交而

為否也然自遘復至乾坤十二卦氣言之則三陰自地下而上升无終閉隔之理故初二皆言亨至三則包之以進矣此自然之理也以人事言之三陽在上為得位故同力以退君子如此也退三陰之進九五命九四以止之遂得休否至上而否遂傾矣此自以三陽為義為君子計如此也

右明六爻

李木齋圖書館

膳錄貢生臣劉錫珪